

集部

文定集卷九

宋 汪應辰 撰

序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義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言不行其身不用亦已

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覆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摇奪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盖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

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偏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興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為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藴積之富熟既巳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于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黒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為楚語齊人之為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美善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為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于是有以文為諸儒倡者則曰文

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于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
主于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
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
出己意不牽于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旣而從范陽張先
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
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
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彊學而力
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已僅得一第

為宜黄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為文十卷求予為序盖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為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為居正者尚行壽卿之志乎哉

送王公濟序

多聞識有智慮可以為難能而君子之道或非所先也河南王公濟從事於桂林而應辰得與之交其問學浹洽極本末無所遺忘議論馳騁纚纚不窮至于居官臨

事明敏精密盤錯必解隱伏必察而纖悉無不舉也世之稱道公濟者如此而公濟所與余朝夕講貫惟存心行己求無媿于道之爲事竊嘗吏考其行以實其言葢其與人交而不欺也受人之德而不忘也犯之而不校也貧至于饘粥不繼而收卹孀遺奉養教誨身執粗衣救以爲之率加以彌縫調脜于其間無所不至内外無間言而怡怡然忘其貧也余所能言而其所不能言者亦可想見其存心也矣夫趨操出于正則聞識知慮皆

一于正矣由是而之焉未始有二也不然則所謂難能者吾未知有無之孰為愈此學者所當辨也公濟將之官問應辰所以贈行之言者豈以應辰之相知或異乎衆人之知耶士之用心于内非昭昭然以求聞知是以知之者寡應辰特以久相與處之故而有見于一二焉耳非敢以為知也使幸而相與處之日加多則所知有不止于此者今公濟之去也涵養充實德義益修有不可知者矣雖然姑言其所知而其不可知者有待于他

日之再見焉

送鄭允升序

修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固已非之矣至漢儒直誦言欲以明經取青紫其陋甚焉吾黨鄭生家貧急于應舉惟是夙夜誦舉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其爲欲速不太甚乎夫舍本業而恃剽竊以爲生何可長也學者固不爲科舉計若

生之為科舉計亦踈矣紹興十八年余為宜春別乘生適來學中未幾告歸求言以贈行余所以為生惜者如此相別不可以不盡也故直告之如此

送鮑以道序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茍也永嘉鮑以道彊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恐不至阨貧而不悶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豈為貧者哉昔者黄魯直問政于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為

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
大雅之為人遠矣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嗚呼
應辰誦此言久矣以告以道以道曰慮熟寡過則誠所
未至睦僚佐則吾固優為之夫君子自以為不足而優
于天下樂正子為政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
言簡以一代文傑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
也惟以道于未至者求所以至之于所優為者不怠焉
然後知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

之耳臨海之民尚有望哉

送趙允明序

洛陽趙允明秀才訪僕于山間將行請曰欲以至誠立身大哉斯言非自任以聖賢之重其何能及之雖然世之以誠藉口久矣諸子百家粲如也顧求其成己成物有如聖人所謂者幾人抑其言之詭耶行或盭耶是未敢易言也試舉以問吾子或者曰君子誠心于為善小人誠心于為惡者也夫誠矣又為善是誠與善為二也

誠矣而至于爲惡是誠者非天之道也隱于吾心是耶非耶子行矣其繇是而疑疑而思思而得矣

贈徐朝卿序

余故與徐壽卿厚壽卿不幸僅得一第死余念之不能忘也其弟朝卿訪余于山間且言生理益落家世傳河圖書不知其所從來以人之始生歲月按圖而攷其禍福無不驗令將藉此而餬口余爲再三嘆息久乃使試其術以至汎問錯取參差不齊而一一皆中異哉子之

有是書也朝卿本業儒爲性靜慎無世俗日者多言誇詡之態故術之精確至于如此而不免于跰躃䟘也雖然由子之術而論之則既有所係矣挾此以遊世使人人皆知通塞之有所係亦庶幾季主君平之意乎哉

贈杜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虚中爲虚中者其自攷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迺服藥覬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攷者如此

何以致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令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矣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尚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

困歟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其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于斯夕于斯從事于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為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絶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為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然而以衆人之

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恥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于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挫莫能相尚能于此不能于彼勉強于所易失之于所難或僅能扶持至于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顔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乎貧賤而失措于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耶意顔子所謂不改

其樂必有不茍然者矣希賢之人所當致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于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吕公所以有望于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絶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廼者亦幸有聞于吕公懼末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葢君子豹變盍以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為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于心而安措于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揜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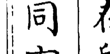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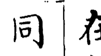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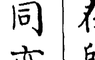
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淩雜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于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偏勝焉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

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敘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歟故予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敘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

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歟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于吾前者又誰歟論至于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



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

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覩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于浸潤厭飫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于身而安施之于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于外者盖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者推尋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于造次之際亦可謂强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于春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怙于勢利而

死生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洨溫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楊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于此致意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浸久板蝽柱脫傾欹動揺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于有其具而不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君子之所隱而不可緩者也令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倍蓰而不啻相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

久之得錢三百萬而嬴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覩者其下流曰下港盖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収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熈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傭工率爲平賈謹視出納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㥯于民者春秋常事不盡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

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况能于艱難傾側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以草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晉寧寺之西紹興癸卯相攸卜食得爽塏始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祝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迤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廵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考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攷官京口覩淮陰棄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廼知王諱抃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廵遠提孤軍守睢

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磚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為司録事出乘輕車迅疾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緜緜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

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粤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蓬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鎚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節鋭終始不渝廵遠之忠義齊雲貫讃嘆之齊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倣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耒江遇鬻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

履也俄有寇見偉人髙牙大纛躍皆丈餘寇𧆞𩲸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殁被盛德之庇如潭如邛如郴如㮾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衆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祠在江東水絶處香火速移他所否則禍及孫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

侍從舟載沿江泝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褭邑
士庶官吏遠送奉安于邑之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
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
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輸財
戮力立祠于行嶽之東邉祠之前有泓泉漪潔凡有疾
疫謁飲即愈歲遇庚伏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市
葷腥擊毆不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為王誕遐邇稚耋
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

不但兹邑而已邑令陸翼平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凛凛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揩之亭碑可攷異代之蒸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録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録之以報其忠耶然則勤事

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侈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祜兮昭聲靈沴息妖盪兮福羣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終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芬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極兮摅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倅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攷之圖志櫧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櫧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又稱之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嚙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廼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

用橋之數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収其羸以助吾恵政而况因接崖猶存舊地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劵足以辦事郡方窮之無力議也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己俸千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

斂而峻潔市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成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八十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世故刻之石以紀始末并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寛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録可仰先生寛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恥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

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
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
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
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厦明窗凈几之謂哉是
心即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語庸
學之四書不在方册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
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内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馥其
爲用詎有涯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于心故發揮

為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録先生歴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兹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于郡邑上于國學赫然名聞于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鑱于石碑來者勉焉

說

黄圭字說

吴郡黄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玄圭寤而名之請字于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説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為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與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為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齋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盛美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為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

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銘

陋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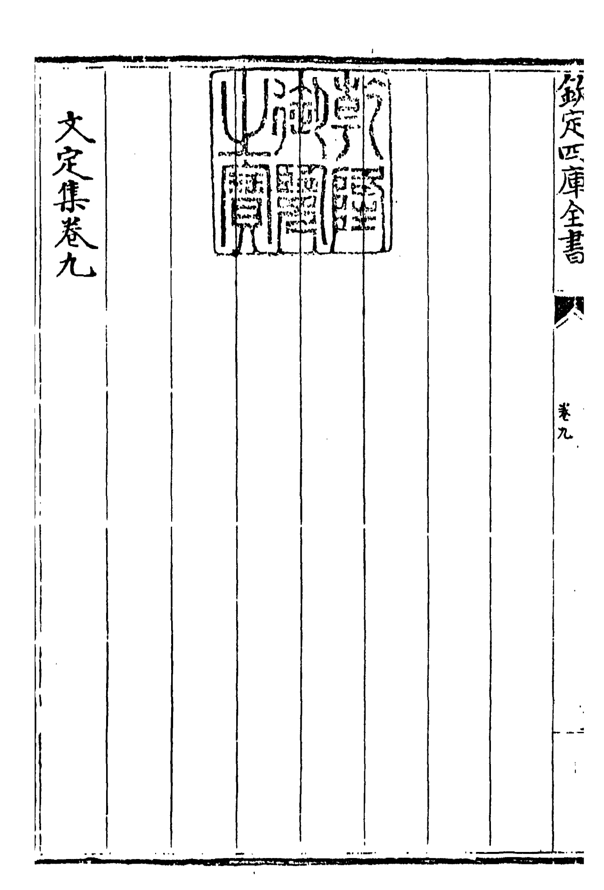
顔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顔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

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比數于前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即是_{宋是}

趣爲陋室銘而文係散行又不用韻蓋創爲之格

端硯銘

應辰以端硯璞遺居中且爲之銘曰厚重而堅溫潤而澤渾然其不雕琢凝然其不反側惟吾居中宜有斯石



文定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浩

文定集卷十

宋 汪應辰 撰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

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録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忙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顔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字于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

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為性與天道尚書為覽之者不一禮記為取春秋為游漢書為陂宋書為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為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陟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

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裨諶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

于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㦂盖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
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㫝必不然斯則文人
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
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崛强之貌恐語音
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帥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
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
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

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為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

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其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為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還就偶對至于古詩亦然若止為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

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為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峽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為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少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

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偽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况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于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吕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𣈆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𣈆城縣公而亡

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陜羣盜偏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為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為集賢殿崇文舘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跋馮宿所為其人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謏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

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脩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即行請使府也故脩以爲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蕭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之著銜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為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為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記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黄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

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曩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為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勤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寖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祖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

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乃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不闕也

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廼在慶歷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别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

者知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耶此類愼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産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于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葢公之没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録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内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

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温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廪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自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守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刋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鋟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

史論次熈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

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

詠嘆謠泆以為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尚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致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攷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黙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

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閒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待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鷃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窓底共聽蕭

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
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
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
國家爲緒餘土苴沈之放棄典刑濶略世務至于爲西
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
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

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令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册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

晉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為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于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公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胷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公陸公奏槀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彦回博問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

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庾得其奏槀于忠肅之曾孫芮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荆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荆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微以片言一拔超取顯美甚衆而昔所嘆惜以為未遇者廼獨不在選中葢必有不茍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荆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

自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已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之師蜀幙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疎畧若有所引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絀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復言公嘗傅會文彥博司馬光令降職輕典也

于是落職而濤謫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

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爲

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

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史之時則可以揚于王庭

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

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

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

閒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

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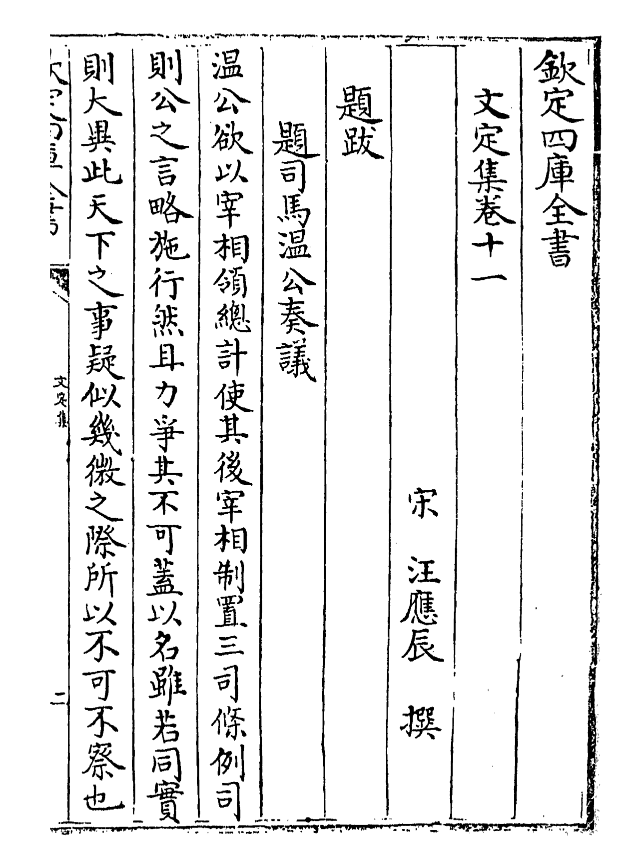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録以見寄余頃在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删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爲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爲髙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

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彦霖爲直審如此何獨彦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况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毁元祐時政記奏藁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毁無餘然公論皦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文定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定集卷十一

宋 汪應辰 撰

題跋

題司馬温公奏議

温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略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司馬温公賔次咨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賔客者不容有毫髪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恱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為說辭輕昇官職苟以歛恵徼譽為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温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顔子以行藏而顔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

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于此者詩曰翘翘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傳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熈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都既而得請閒局司馬温公為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温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覯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温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温公范蜀公竝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先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温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温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

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録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録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彦魯蘇公自黄移汝與彦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束藁而云致意彦魯也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

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為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黄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氣彼盖有所見而云耳

題舂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黄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又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蘽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尚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叙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

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
位呂之不即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
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
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
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廼追咎鄉之持論以為講
學未精若其催沮摧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
禍福曾不芥蔕可信其為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
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鄙之

子攜魯直所為字敘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為空言也因為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盖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為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淒淒然至願燕芝蘭以效祥為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内外一致自

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寳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葢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葢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遇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游昔秦少游

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皆間可知其爲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見公之

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吕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吕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髙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逺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

毁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温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温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

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絶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既進用于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金谿吴頤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為非猶或可也而平戎

賦乃云因于窟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掩惡乃反刻之板卷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絛詐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絛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寃籲

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遺變録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彦叛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彦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修竝為直龍圖閣王

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揩日月有
臨之義合天人合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瑴言近日朝廷
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虚日
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
賜戒敕原註此章嘗得旨報行　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
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
官始朝睿聖宫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
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

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盖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都元帥康王皇帝為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瑴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瑴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彦遣兵至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

鄭瑴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幻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爲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原註降此詔時朱猶在相位令觀朱丞相渡江遭變錄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原註如苗傅及其屬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

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令但于幸别宮之下云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畧云當今外難未寧内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强敵侵凌不肯悔禍則貳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謂睿

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
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
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
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
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覩睿聖皇帝春秋方
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
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原註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勤王記今渡江
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敵情而已既改

抑去徽名為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畧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説諭傳箒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鬬勤王之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

又因說再貶汪黄二相而謂張丞相爲黄潜善所知且黄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况是時爲執政者其與黄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摭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攷焉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録

正月初三日樗松兄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兄喻樗初九日内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

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處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槶曰敵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槶曰過于殺獲上以為然槶又曰敵人

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
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惏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
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
浚及得卿等賛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廊措
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如是
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兑奏曰
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
寸之功今待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望得望

清光不勝萬幸㰏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㰏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為得要也屬者敵人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強敵之心而宸慮獨得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鬬智不鬬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

敵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北爲弔民伐罪之
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竊聞之唐史有以以亂易亂
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
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
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强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
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
立綱紀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

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鬬志檇曰將士皆有鬬志松兒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俟賴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兒曰浚所遣間諜並擒獲招降之人皆言敵衆情狀敵衆實攜貳檇曰劉豫自此亦不復

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
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
劄子留下㰏即致之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
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㰏曰臣等初無功
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叩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
張浚所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㰏曰臣等即便
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
商議㰏松允同曰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外外舅所書奏對語録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文定集卷十一

文定集卷十二

宋 汪應辰 撰

題跋

跋羅宗約試晬録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葢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代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絶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

試晬録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為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如天爵之貴為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踰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汩其中孜孜為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葢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為

詳葢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為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人之言集為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葢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已談叢

右陳無已談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録竊意或不止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俄罷知衡州歸為陶穀所譖出為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

林太宗即位以爲承旨爲文明殿學士爲參知政事爲同平章事今談叢記昉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别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所載絶異因記之俟他日詳攷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

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黄公魯直曰為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㕘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為學者法故附益于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邑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

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于崔吳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為言者何哉

跋張右丞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胷臆蘇疲民又改為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張魏公為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决非智巧果敢所能强為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為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凛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為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既没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黙或語其趣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

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䰠公詩

䰠公以天下爲已任舉世莫助齎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闊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訒所著易春秋論語列傳類皆簡要微婉令覯陳諫議哀詞指擿情僞究極本

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强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為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粮三人皆卓然為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役幾三十年蜀人奉嘗

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怠變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為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為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别異于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汔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鋟木流

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為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為高而敎述所謂髙其志者亦為流俗趣向陋阨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為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書此意乃巖纒衎揚纍纍然者何也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劉介寡合言語硬訒而于施公相與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閒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諝不為後人而審于處已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令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為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李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為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為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宫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為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别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慎之

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俟正當時所以廢黜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為虔倅白郡具奏乞襃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其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

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申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鄭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為疏戚以躬耕稼為恥令晚出益媮矣鄭元制始而富富而侈侈而貧貧既甚而始悟乃毆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之其身使復其本真耶然而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將勢使然使愈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要當他日常不忘

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既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復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瓊二莞海瀕遐遠文法濶踈捲握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年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韋布之士且未嘗

以主黍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汩没吏牘間得暇隙即詣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嘆服也既而聞諸公之鄉人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爲武吏而清慎謹厚素爲州里所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蓋其先三世爲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振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能

也

跋曼容中復齋記

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僕從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質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

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葢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為妄人也晏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叙七畧以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黄帝力收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仙亦不以黄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黄帝爲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乗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黄帝之說其謬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玉山汪應辰書

文定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　佑

文定集卷十二

宋　汪應辰　撰

書

論存留田契稅錢與執政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榷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贍給若一有調發橫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於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

樁積不下千萬餘道葢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樁積錢引所存者纔八百餘萬内添印錢引二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内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并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樁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兼錢引既不出界必須

措置輕齎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峽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脚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税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契勘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而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敝州郡如此之類所

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令押馬殿侍報殿前司差殿侍闕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擁併闕人管押乞於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雙員去處時暫抽差使喚是年樞密院行下押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申除承節郎以下依本等支破五人銜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若並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銜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闕押馬

使臣于待闕使臣内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券止立十個月往回程限限滿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户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逐路州軍見任監當雙員去處或指使内抽差相兼管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使等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五人衙官請受者蓋欲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

也又添支七人銜官請受者葢欲優其禄而責之也然皆于見任或待闕人内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圖而參部不得者或偽冐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綱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禄雖加厚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為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輟那比年以來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

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勞效朝廷所閔恤而優佚之者
履歷既多則凡事諳練見有差遣則顧藉稍重又有久
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
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閑坐食而願得執役且覬推
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
綱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令于四
川見任使臣去替在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
郡內支借請受盤纏不管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

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既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獘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即是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諳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為利便

請免賣寺觀趲剩田書

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剗撥趲剩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既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槩見今欲以趲剩錢為準每謂一貫得十貫之直則福州趲剩錢頗管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價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陿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

閩兩縣其極等戸所謂産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十八年常平司出賣没官田産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尚且出賣未盡朝廷既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趣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

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既已剩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趲剩錢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賣之不售其減至于四分固不可遙估以為一定之價又不可堅執以為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三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責將寺

院所收租課總數豁除口食之外以其餘糧紐計價直起發即不曾將田段劃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各行分撥以某為存留以某為出賣事行之初諸縣必且取責寺僧追集耆保供畫圖帳標立界至令不嚴則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為民害者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

遠近孰為當留孰為當賣利害所在其間計嚼欺隱何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獘愈甚獄訟自此繁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賣者苗税不辦必有科配而使之納税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為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獘自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辯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

重特賜敷奏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擾實莫大之幸

小貼子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為不然葢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兩人為僧者今僧既無所得食人亦不樂為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産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産者恐其不能徧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為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

福建一路爲多益歲納贍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旣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覩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贍剩田産盡行出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贍剩窠名又隸本司其何敢嘿輒

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劃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謂之羨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羨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嘱之奬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羨剩之數為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鬻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尚未能辦見今不住據入户論訴今所鬻之田其數浩瀚其限迫促又非常平官田之比

況閩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責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趲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尚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揮既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趲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如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責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既行僧道日增即不曾添給口食寺

觀亦只于䞇剩數内將新蓋舊那融贍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䞇剩今既絶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披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産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誰肯鄉道自是度剩必難發脱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助軍

大禮經總制鹽錢之額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趲剩田産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為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趲剩數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鬻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宰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上之急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後爾此不為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産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為本柄者有見敗闕無人承買而尚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絶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槩舉正當分别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

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似坊場例皆拘借則貧羸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撲為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㩀纆箠楚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明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寛民力省刑禁為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即乞檢

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名橐申請畫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榜文曉諭民戶使猾吏不得夤縁賣美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録在前伏乞鈞察

乞免解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内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副行使者兩淮曲折雖不能盡知難以遙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

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兼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消則官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葢八九百之直須假錢

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儻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雖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為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絽與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并鐵錢好肉礦胞搬運積壓損敗為甚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揮行下四川總領所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勘尚書吏部準都省付下撫州奏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為安撫司幹辦公事昉籍王歷為重鑿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蠻洞中說諭猺人退還所侵省地昉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並不曾得尺寸之土而猺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岡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縣尉或行追捕昉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為生事

或對移或取勘居民惴惴不保朝夕監司郡守亦共覩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户被害以至興師勞費蠻猺悉被剿戮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尚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論趙繡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準尚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勘得符内稱轉運司差趙繡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當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注者蓋趙繡之見有差遣待闕卻作無差遣參選以罔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牒令就權也行遣不審兩者固有罪矣而趙繡之乃是以詐欺受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卻置而不問又符内云會

到差注窠稱即無趙繡之添差錢引文字到部契勘轉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尚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尚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墜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妄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孰不欲效其所為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敢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揮

小貼子

契勘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臣一員齎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窠闕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其趙繡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

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欲添印以足二百萬之數以爲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

近總領所示及除放文字鄙意尚有未達者蓋項年權住催理五十二萬餘數及嚴實鹽酒增羨錢七十萬餘數朝廷亦不拖行又諸郡多訴所增非實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虚額之外卻看實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撥對補前日已具此因依回牒矣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爾自當從長也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為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

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雖甚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達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尚此待報伏冀台照

又

屑蒙誨諭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催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

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到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念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即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

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剩錢欲作一名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直與棄之既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為虚額也竊見諸郡往往言所增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觀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為敗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錢狀

契勘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發錢米犒設修船艎板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並于經總制寺觀趲剩錢常平義倉内支破既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準户部行下内修船錢平鋪艎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闕乏别無餘剩錢可以那撥不免卻于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又船户遠役其家别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

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燾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漕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燾偶

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原降省劄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

列薦何耕于𫞐程价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為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

類試為四川多士之冠既而涵養益厚藴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牒遠方恬靜自守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軏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吏慹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知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為善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

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逋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
呈欲望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
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為遠方士人之勸伏候
鈞旨

契勘廳辰嘗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輗治狀
顯著聞奏近又以于輗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
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
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蜺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蜺明敏公正強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蜺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見右通直郎前僉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為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權州事去諸邑積年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戢暴禁姦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敕差知涪州又差下實
仲鍔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輗
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闕所貴
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輗今任已過滿所有實仲鍔身故成都府已
具申尚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侃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𢈔辰伏見眉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闕民政財賦所繫

非輕又知劔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益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疎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侃聰察敏健喜于立事淹歷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侃于辦事中不為暴刻如根刷契税合得食錢侃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

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宫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潔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為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為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内以一

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為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闕雨儻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已遵稟具奏外皆是的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即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

不致失事一伏見夔路最為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臕辰輒以知果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催科戶長最為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夤緣賣弄尤為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

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當人自無詞即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即追斷縣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催科之初竊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僥倖脫免如事屬所至之縣取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十三